

河津的社火了正月



风火流星，融民间杂技与武术为一体的民间社火表演艺术。

本文图片均由河津融媒体中心提供



《青春万岁》情景演出，200名青年演绎改革春潮汹涌澎湃的春天故事。



社火表演现场展示“跃高跷”。



转花灯、舞龙社火表演现场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思静
记者 齐征

正月十五元宵节，早上9点，雪后气温有些低，山西省河津市的街道上人头攒动。

伴随声声响亮的礼炮，元宵节的社火表演开始了，打头的是“鸿运当头”礼炮车队，紧随其后的是由100名青壮年、60多辆专业摩托车、3名特技车手组成的摩托车方阵，5个硕大而喜庆的“中国红”灯笼彩车跟队伍徐徐前行。身着各式表演服装的村民边走边舞：河津汉子穿着古装、踏着鼓点演绎“大禹治水”“禹凿龙门”；穿着鲤鱼服的小朋友正努力“跃龙门”；“黄河号子”一声吼，瞬间吸睛无数；90对不同年龄段的夫妻，演绎从河津流传开的成语故事“相敬如宾”……

河津位于山西省西南部，因境内有黄河渡口而得名。大禹治水开凿的龙门便在河津龙门，在这之后，鲤鱼一跃而上，羽化为龙，留下“鲤鱼跃龙门”的神话传说。当地人管社火表演叫“闹故事”“看热闹”，自备板凳的阿姨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：“我吃过早饭就赶紧来啦，年年看，看不够！”

大学生胡梦圆跟妹妹穿着马面裙，别着发簪前来观看社火表演。“穿民族服饰看自己家乡的民俗表演，这才是节日特有的仪式感！”

队伍里时不时有举着直播设备的主播穿梭：“家人们，这是咱山西河津的社火表演，点点关注，我今天全程直播。”

办一场年轻人爱看的非遗社火

今年，河津市在主城区共举办了两场社火表演，一场在正月十三晚上，由僧楼镇李家堡村展演非遗文化“转花灯”；另一场则在正月十五白天，由清涧街道和赵家庄乡街道进行民俗表演。

“谁也说不清河津的社火表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早期社火表演由群众自发组织，以村组为单位，村民自编自导、自娱自乐，随后逐渐发展为由乡统一组织，开始有意识地保护与传承。”河津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蔡斌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“河津的非遗民俗太多了，跑灯、转灯、旱船、高跷、花车、狮子、龙灯、花鼓、走马、锣鼓、跑狮……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特色。如果都表演一遍，估计三天三夜都演不完，所以每年都是轮到两个乡镇进城表演，其他乡镇或村里可以自行组织在乡镇表演。”

正月十三晚8点，李家堡村800余名村民筹备已久的“转花灯”表演开幕。

“转花灯”是河津僧楼一带独特的民间艺术，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。花灯由玉米秆、竹子、纸、蜡、油等材料制作而成，用剪纸装饰，利用风车原理，通过人的舞动让花灯转起来。

表演开场，“风火流星”队的演员用自制的装有木炭的铁笼圈抡胳膊，霎时间流星四溅、福星满满。随后，转花灯非遗传承人李怀俊、卫和平、刘长春、殷香等人带着他们为元宵节特制的作品登场，成人花灯队展示了32架大型花架，共千余盏转花灯。表演时，花灯内的转轴花伞随着蜡烛热气的上升开始匀速转动，点亮了城市夜空，犹如天上街市一般。舞龙队紧随其后，模仿龙的升腾、盘旋、翻滚等动作。花灯舞蹈“鱼跃龙门”更是集旱船花灯、龙灯、鱼灯、莲花灯、彩带龙灯等于一

□ 郑萍萍

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成为一些外出旅行者的噩梦——挤不进去的景区，买不到票的行程，两家人打到了同一间客房……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写下各种意想不到的遭遇。

预见到可能的困难，来自上海的zoe(网名)终究没有抵挡住“一个南方人对雪的执念”，在龙年的大年初三“冲到了哈尔滨”，不出所料，5天后的回程，她需要辗转三趟火车且没有抢到座位。上车前，她在社交媒体上写下“没有坐票又如何，都给我冲”。没想到，上车后她的身体出现不适，幸运的是，遇到了一名伸出援手的陌生人。这位陌生人为她在“拥挤得无法落脚”的车厢里争取到了一个休息的位置，并在下车前留下了一张写着“姐姐你很棒”的小纸条。

zoe的经历被打上“陌生人的善意”的标签，在社交媒体上引来了围观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评论区分享自己受到陌生人帮助的故事，其中不少都发生在这个春节假期的旅途中。有人写下陌生的年轻人将座位让给了自己和3岁的宝宝，有人写下一家人因暴风雪滞留瓜州被当地人热心收留，有人写下差点误了火车被工作人员连拉带拽地送进车厢……层层叠叠的评论中也有人提醒大家，还是要旅途中对陌生人持有警

体，令现场观众大饱眼福。

为了这次文艺展演，转花灯非遗传承人卫效平年前就开始忙碌，用竹竿、麻丝、绳、铁丝等原材料制作转花灯框架、羊毛、牛油自制蜡油，用各色纸张、彩花、剪纸等裱糊装饰灯体……做一盏单灯就需要3个小时，而他早已记不清自己做了多少盏。

卫效平说：“我们李家堡人都爱转花灯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着父亲制作、表演转花灯，慢慢地我也就会了。12岁时，运城邀请我们村去表演转花灯，大人担心我太小，不让我去，我自己带着干粮就上了去运城的车，心劲儿可大了，不为别的，就是爱好这个。”

表演结束，一些年轻人围上来好奇地看转花灯到底是如何让纸包住火的，卫效平不厌其烦地一一介绍。“年轻人好奇是好事，没准能把我们吸引过来参与到这项非遗事业里来。我还让现场的年轻人试一试，转转花灯来年赚钱！”

河津市第四初中教师高誉萍为带女儿看花灯，特意换上自制汉服，她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“转花灯不好舞，舞不好整个花灯都得烧着。我原本想，随着工艺改进，里面的蜡烛肯定换成灯泡了，今天我凑上去一看，花灯比以前精致不少，蜡烛却没有被换掉，有些非遗虽要及时俱进，却也得把传统保留下来，发扬下去。”李家堡村的高誉萍说：“以后我女儿再带她的孩子看社火表演，转花灯肯定还在！”

对于高誉萍的愿望，大学生李京晓拍拍胸脯说：“那是肯定的，我从上小学就

你好 陌生人

惕之心；还有人质疑博主是为了流量编造故事。留言中，更多人选择相信来自“陌生人的善意”。

其实，这样的想象同样打动着代代作家、导演。从1953年上映的《罗马假日》到1995年摘得第4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的《爱在黎明破晓前》，“旅行”与“陌生人”一直承载着人们对“美好偶遇”的期待，是美好故事发酵的天然佐料。

不过，在冷静的人类学家看来，与陌生人相遇却不尽是美好的想象。在真正意义的现代旅行者出现前，“陌生人”已“游荡”多年。早期的陌生人多来自失去土地、身份模糊的“游荡者”，他们带给当地人的多是“恐惧与回避”。虽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，“陌生人”的身份随着社会语境的不同而变化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相对于传统社会，现代社会的高度流动性造就了有史以来最多的陌生人，现代城市更是陌生人的聚集之地，与陌生人相遇、相处，几乎成为每个城市人的必修课。

现实中，我们走在城市的大街上，迎面过来一个陌生人，通常情况下，我们会

跟着村里人在社火队伍里表演，像我这样对转花灯有独特感情的年轻人，我们村里不少呢！以后我肯定是要继续学习制作、表演转花灯的，这是我们村子的东西，我要让它传承下去。”

河津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吴俊章说：“社火表演是老百姓，特别是年轻人了解河津非遗、民俗、历史等传统文化的一个突破口。通过扩大社火表演的演出规模，我们希望能让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，有所了解，才能谈保护与传承。”

社火上上演“回忆杀”

除了传统非遗，为了吸引年轻人，河津的社火表演玩起了新花样。

下乡带来1000架无人机现场表演，以天为幕，以城为景呈现出一种3D光影大秀，无人机通过变换队形和颜色，摆出“大禹治水”“薛仁贵三箭定天山”“卜子夏西河设教”等河津历史文化图案，“鱼跃龙门”“飞龙在天”等喜庆图案写满河津的天空。

河津社火上上演起了“回忆杀”，情景演出《青春万岁》由花车场景和200余名青年演员共同完成。花车上有拖拉机、自行车、自带天线的电视机、盛满面条的大瓷碗等各式怀旧物件。花车后方，200名青年男女在河津街道上演起了“春天的故事”，男青年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，女青年手捧鲜花或风车坐在后座。突然，一名女青年没坐稳，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，在川流不息的自行车阵里怎么也找不到载她的那名男青年，旁边的观众都

下意识回避对方的注视。著名哲学家让-保罗·萨特解释道，别人注视你时，他下意识地就把你变成了他观察的客体。在这个注视中，他是主导者，他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，代价就是把你“物化”，你自然感觉不适。简单来说，在悲观的萨特看来，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。

但换一个角度来看，也许正是没有身份牵绊、利益瓜葛的两个陌生人，不必为了什么竞争与争夺，才有了平等相遇的可能，才有了对温暖故事的预期。在电影《爱在黎明破晓前》中，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，同样是在火车上偶遇。他们在维也纳的街头小巷游荡了一天，分享着对生命、自由的看法，仅仅一天，两个人在“脱离”了各自日常身份与语境的交流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

心理学家蒂姆·莱文认为，这种与陌生人的“完美”交流很有可能受“默认真实”的误导。他通过实验发现，在与陌生人交往时，我们的大脑通常假设“人是诚实的”。而选择相信是因为相比偶尔被欺骗，“假设陌生人诚

在帮忙指路，本是一场意外的小插曲，却也带着大家好似回到了真实的20世纪80年代。

“那不是咱河津的公交车吗，怎么也在社火队伍里。”人群中有人惊呼。90后主播柴进在自己的直播间里回答：“那是我们河津的免费公交车。”2023年以来，河津市城乡免费公交开通运营。舞蹈演员手持天津发往9个乡镇的公交站牌，涵盖了河津市区、乡镇、旅游景点、山区，他们将手中的站牌巧妙连接，开成了九条巨龙，上下翻飞。

以后要重点“安利”家乡社火

蔡斌说，社火表演的目的不仅是丰富群众的文娱生活，更是凝心聚力，提升年轻人对河津认同感、归属感的好机会。对此，赵家庄街道史惠庄村村党支部书记谭彦刚深有感触。因为村小入少，自1969年后，史惠庄村再没组织过进城参加汇报表演。“这几年城乡一体化建设下，村子焕然一新，物质生活好了，精神文明也不能落下。”谭彦刚说。

接到社火表演任务后，我们都很激动，几乎是全村集体出动，大家有人出人，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。表演者下至12岁，上到70岁，其中青少年、村里的社劳力占了一半。”谭彦刚笑着说，“很多村民非常积极，你不让他参加，他还闹情绪，不参加都不行。我们从腊月十六排练到正月十三，中间几天没休息过几天。年前下雪特别冷，但很多村民会自发地早来到广场上，把排练现场的积

雪打扫干净。”

此次社火汇演，史惠庄村与邻近的义唐村五百人联合表演《胜利锣鼓》，还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河津人民在老城南关帝庙前敲锣打鼓、欢庆胜利的盛大场景。

每场排练，谭彦刚都早早来到现场，一边给大家保障后勤，一边为村民鼓劲。“我们是史惠庄的人，我们头顶史惠庄村的天，脚踏史惠庄的地，就要敲出我们史惠庄人的风采，让大家认可我们！”大学生柴一格在表演队伍中负责摇花杆，经常举着碗口粗、3米长的花杆，一摇就是一下午。“我记得年后锣鼓队和花杆队第一次合练时，锣鼓敲起来，我在队伍里边跑边摇，身处其中的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特别感动。”

正月十五正式演出，柴一格举着花杆走在街道上，看着人山人海，突然很紧张，“满脑子想的都是不能出错，不能给我们村丢脸。那一刻我好像理解了爸妈常说的‘给咱村子争口气’那种村集体荣誉感”。

柴一格感叹：“我以前都没了解过村里的锣鼓文化，这次参与其中，感觉真是好。以前我总向外地同学推荐家乡的大盘鸡配草莓汁，以后我要跟他们重点‘安利’河津的社火表演。”

正月十五晚，史惠庄村年轻人自发聚在村广场的台子上跳起舞，锣鼓队的队员又换上了表演服装敲起了胜利锣鼓。谭彦刚说，“今天在城里表演很成功，但是村子里的一些老人腿脚不便看不到，咱们的社火表演就是要演给村里人看的，不能让一个人落下。”

全民参与的社火表演 “谁能卷过你呀”

今年河津的社火表演，参与人数上万，现场观众也超过了10万人。表演结束几天后，“河津社火”依然是当地百姓线下网上讨论的热门话题，网友戏称，河津成了山西的社火“卷王”，是山西社火“显眼包”“压力给到运城其他十二县了”。

蔡斌认为，今年的社火表演之所以能被大家津津乐道，在于首先明确了定位，是群众活动，“群众的表演就要给群众看”。

“在节目编排上，我们也给参与乡镇极大的自由度，鼓励年轻人参与进来，让老百姓自己发挥、创造、表演自己的节目，所有节目都是由乡镇报送，我们再看如何安排协调。”

蔡斌介绍，在社火表演路线设计上，为了防止人员拥堵，同时也方便大家观看，设计了4个表演点，分流观众。“我们在沿线设了5个医疗服务站，5个志愿服务点，增开3个停车场，设置了4个流动厕所。表演场地旁边，还特意规划了一片可以容纳上百个流动摊位的空地，方便群众摆摊。社火结束后，环卫部门立刻出动，清扫路面垃圾，1小时之内道路便干净如初。”

蔡斌说：“观众在现场看到的表演，体验到的服务，我们的工作在前期的时候就反复推演过的，就是要给大家提供一场享受、舒心、安全的演出。”

河津市紫北社区的志愿服务者陈娟琳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内容，“我就帮市民接热水，给他们指路，他们有需要就可以找我。”旁边摊位的大叔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“（志愿者）小姑娘还自己掏钱买了饮料，帮家长哄哭闹的小孩，怕孩子喝凉的拉肚子，还把饮料捂在热水桶盖子上。陈娟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这有啥，咱看热闹不就图个开心嘛！”

这是一场真正全民参与、全民奉献的社火表演，难怪被网友评论：“河津你就卷吧，论社火表演谁能卷得过你呢！”

一场关于酒店房间的小旅行

他视野

安 纳

近来在社交平台上，有一种名为“room tour”的vlog形式，深受年轻人的喜爱。顾名思义，room tour就是房间游览的意思。这类视频以房间为拍摄对象，可以是新家介绍，也可以是居家日记。

如果你有一个“旅行酒店控”朋友，那他（她）很可能热衷于记录旅途room tour。当你出门旅行时，这位朋友会第一时间闻讯“赶来”，让你分享酒店环境的照片、视频，而非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美景。尤其听闻你订了一家很有特色的酒店时，朋友恨不得让你一进门就录制一段room tour视频，然后才心满意足结束“纠缠”。

我就有这样一个“烦人精”朋友。刚开始旅行时，我也按照常规玩法，认真积极打卡大家推荐的景点。后来“偶遇”了一些颇为惊艳、体验甚至比景点更深刻的酒店后，我的旅行思路逐渐发生改变：策划某些地方的旅行线路时，思路可以是“酒店优先，再看景点”。

例如有一年我们去云南自驾，路过奔子栏镇。本来我们是准备去周边徒步赏景的，奈何天公不作美，倾盆大雨下了一整日，根本无法出门。然而，那次记忆并不算糟糕。因为酒店内部居住环境相当舒适，木质家具和文艺装修风格给人一种平和、温馨的感觉，而宽敞丰富的公共空间，让住客就算宅在酒店也不无聊。

我依然记得，那家酒店有一个临水的图书阅览室，屋内弥漫着温柔的晕黄灯光和咖啡香气，我坐在大落地窗边翻书、阅读一个学者的旅行随笔。窗外哗哗雨声形成治愈的白噪音，窗子下方就是江水翻滚。就是这样一个雨天临窗看书的记忆，让我念念不忘，甚至完全不会因为那次旅行足不出户而遗憾。

如今，很多大型度假酒店都会丰富室内设施，健全公共区域功能，让住客在酒店内就能获得一些不错的体验。除了传统酒店服务，表演秀、手工课程、亲子游戏项目、旅拍服务等，打造出一种“在酒店也能好好旅行”的气质。

今年春节，我们回老家首次尝试入住度假酒店，发现酒店非常努力地营造出热烈的过年氛围感。除夕早晨，酒店大堂就摆上长桌和手工材料，住客可以随意书写春联、制作花灯。大年初一，门口有专门的舞狮表演和新春好物市集，游客还可以租赁传统服饰拍写真，酒店整体就仿佛是一个迷你过年庙会现场。

除了充分“挖掘”每个酒店的玩法，我还有个特别的爱好：会在不同城市打卡同一品牌酒店。

从实用角度来讲，坚持住同一品牌酒店，可以积攒会员积分，从而获得一些后续权益。

而从精神满足感出发，“长情式住酒店”能解锁一种类似于新奇冒险的“探索者”玩法。比如有的连锁酒店以主理设计美学的建筑出名，有的以可口的“欢迎甜品”深入人心，有的则以独具慧眼的选址见长……这些“共同要素”，会让你在不同地方落脚过夜时得到一种熟悉的亲近感，冲淡旅途奔波的疲累。

而就算是同一品牌酒店，也会展现出美妙的差异性和“在地”感。

每次去云南、西藏旅行，我都喜欢住某一个向来与当地景致完美融合的连锁酒店。该系列酒店装修主打古朴、传统路线，会有诸多体现当地民俗特色的摆设、布置和书籍，你置身其中，恍若光临一个展示当地文化的小小博物馆。

而该系列酒店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选址，虽然交通相对不便，但景致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有一年我们沿着滇藏线自驾游，沿路都住该系列酒店，就连续解锁了好几段绝美迥异、纷繁的入住经历。

比如，有一晚我们在海拔4400米、能看到冰川的村子里。高海拔难免令人畏惧，且这家酒店是悬崖上相对孤独的存在，但是酒店提供包含弥散式供氧的房间，从落地窗就可看到毫无遮挡的冰川和星空。

解锁了“高冷”美学后，该酒店的另一个落脚点，则瞬间显得柔和、恬淡。房间面朝澜沧江，你可以在小院子里喝酒、抬眼就是银河轻挽一江水，这就与看冰川的那家店入住体验差异极大，仿佛你无意中看到同一个人的两个侧面。

还有一处分店，提供徒步向导服务，走进草原和丛林，你有机会偶遇可爱的野生动物。

某年秋天，我竟因为参与了该酒店举办的线上摄影大赛得到了一个惊喜小礼物：收到从那风光绝美的远方寄来的一箱雪山苹果。

当我坐在北京家中，“咔嚓”一声咬下脆甜可口的苹果时，有关旅行的诱人气息扑面而来，这简直是一封有甜味儿的“邀请函”——远方，大概不远了。